

海頓 Joseph Haydn 1732–1809

2018/4/18

文：胡銘堯 (www.denniswu.com)

虛心為音樂服務的父親

1795 年，年屆 63 歲並闊別家鄉多年的海頓突然獲得邀請，造訪出身地盧勞市 (Rohrau)。海頓六歲時，離開這個在奧地利極東部的村莊，開展了學習和音樂之旅。經歷了成功的倫敦巡演之後，他回來出身地，看見村民為他豎立的大理石雕像，百感交集。他帶着隨行友人，看看故居的火爐堆，回憶起小時候，孩童海頓坐在火爐旁把玩提琴，在父親旁以音樂渡時光。

有哪位出身平凡家庭的作曲家，能在有生之年衣錦還鄉？海頓是在音樂歷史中，少之又少的一位。

尼可拉斯親王 (Nikolaus I, Prince Esterházy) 在 1790 年逝世。那時，海頓 (Joseph Haydn) 在匈牙利貴族艾斯塔哈西 (Esterházy) 宮廷當了 29 年宮廷樂長 (Kapellmeister)，建立了聞名於歐洲的出色樂隊。

二十九年前的 1761 年，海頓與宮廷簽訂的聘請合約，詳細訂明了他的工作：「海頓必須確保自己及他的樂手遵從一切章則，並在殿下前穿白襪、白絲服及以髮夾或假髮履冠。海頓需每天中午前及中午後，在大廳中準時報到，接受殿下有關樂隊工作的指示，並指示其樂手，確保指示準時執行。」

尼可拉斯親王是位熱愛音樂的王子。隨着七年戰爭的完結，歐洲步入較為平靜的時期。

王子雖然效力於維也納宮廷，但是卻一直討厭煩囂的維也納。於是，他經常待在位處維也納以東的城市艾森斯塔特 (Eisenstadt) 的艾斯塔哈西城堡 (Schloß Esterházy) 中，以音樂為樂。王子要什麼音樂，海頓就給他寫什麼；宮廷有什麼宴會，海頓也就提供什麼音樂。而且基於合約要

求，還要穿着整齊制服。尼古拉斯王子，本來就是位極端注重細節而且講求華麗的貴族。本質上，這份工作只是一個僕人的差使；海頓所寫的音樂，全都是宮廷的資產。但能賺得穩定薪金，包住宿，算得上是一個良好的出路。

海頓的臉上，還多了一份光榮。他的傳記作者寫道：「海頓的父親看見兒子穿着藍、金色的制服，聽到王子讚賞兒子的才華而感到喜悅。」

而對於海頓而言，這個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因為他在此之前，只是一位寂寂無名的年輕音樂



海頓在匈牙利貴族艾斯塔哈西的宮廷擔任樂長達 29 年，本質上是貴族的僕人，但這是十八世紀音樂家夢寐以求的職業。



海頓的音樂，一如其人，往往充滿幽默。其中的著名例子，就是作品 33 第 2 首的四重奏結尾，忽然猶疑地轉慢，音樂變得零散不堪。究竟什麼時候才是完結？海頓就是刻意令人感到十分錯愕。因此，這首四重奏獲稱為「笑話四重奏」。

家，他的履歷，就只有簡單的一兩行。

海頓 1732 年生於奧地利盧勞市，是一個以商貿為主的鄉間小鎮。雖然他的小屋，由父親親自興建，但是這個家庭，算是比較貧窮，就連貝多芬後來看見這所小屋，也慨嘆「這麼的偉人，竟出生在如此寒微的小屋中！」海頓的父親是鎮中的車輪匠，媽媽是個廚師，兩人懂得的音樂，只合於自娛。但是，晚間時父親彈豎琴、母親唱歌，成為海頓年輕時最美麗的回憶。他的兩個弟弟，米高·海頓 (Michael Haydn) 成為了現在還留名於史的作曲家，另一位約翰 (Johann Evangelist Haydn) 也將會在海頓工作的宮廷成為音樂家。

六歲時，海頓被送到海恩堡 (Hainburg) 讀寄宿學校。他父親的親戚在那裏當校長，並且對海頓優美的歌聲感到驚訝。他在校長親自教育下，學習樂理、算術和拉丁文，音樂特別進步神速。在 1739 年（有說是 1740 年），這位小男孩被維也納的斯蒂芬主教座堂 (Stephansdom) 邀請，當上了這座號稱為「

帝國的主教堂」的合唱團成員。

海頓在斯蒂芬主教座堂的生活，並不十分如意：老師們對學生並不理睬，學習的內容更是相當苦悶。他在課後的時間，找來別的樂理書籍學習，其中最重要的，是接觸到神聖羅馬帝國的宮廷作曲家霍斯 (Johann Joseph Fux) 的樂理著作《邁向帕爾納斯的階梯》(Gradus ad Parnassum)。海頓對這部對位法的理論課本珍而重之，勤加閱讀，他的課本更寫滿了拉丁文的筆記。

這個看似美好的年日，很快過去：男孩子一轉聲，海頓就「唱歌唱得像頭烏鴉」。大概在 1750 年左右，他被教堂辭退。17 歲的男孩，在陌生的維也納流連，被逼找些散工來做。一時教音樂，一時在街邊拉小提琴，並且身無分文。他回憶，那是他人生最糟糕的日子：「不少具才華的人，就是因着每天為溫飽苦幹，而欠缺進修的時間。我很有可能落得如此。如果我不是每晚堅持創作，我不可能可以有今日之成就……」

遠離家鄉、失業、貧困，對於二十未到的年青

海頓童年的歌聲悅耳，很快就由鄉村聞名至維也納，被斯蒂芬主教座堂 (Stephansdom) 邀請，在這座號稱「帝國的主教堂」的宏偉建築內，當上合唱團成員。



人，誰會不感到迷失氣餒？

十八世紀的音樂家，最穩定的職業，是受聘於宮廷。當歐洲還是由皇室貴族統治之時，大小的宮廷間，爭相聘請優秀的樂師，為宮廷各大場合提供音樂。

寂寂無名的海頓被教堂辭退後，在維也納輾轉十年，直至 1759 年，終於得到了第一份全職工作：在位處鄉郊的莫爾辛伯爵 (Count Karl Joseph Franz Morzin) 的宮廷當宮廷樂長。莫爾辛的樂隊規模很小，而且不久之後更因財政困難而要把樂隊解散，但能當上宮廷樂長，算是幸運的踏腳石。

隨之而來的工作，就是他一生花了 29 年服務的艾斯塔哈西宮廷。雖然，他入職之時，只是副宮廷樂長，但是艾斯塔哈西樂團的規模與對音樂的認真程度，都比莫爾辛的大得多：海頓在艾斯塔哈西宮廷服務的頭十年，幾乎要為每星期二和星期四舉行的聚會提供音樂，而其中交響曲不可或缺。他的樂隊不大，只有 13 至

15 人，但王子卻大灑金錢，招攬最好的樂手，也讓海頓全權負責，讓他在藝術上有所發揮。而作為樂隊的領班，他邊創作邊提高樂隊的水平：「我得嘗試並留意什麼音樂能產生良好或不良的效果，然後修改，增減，還是要冒險。我與世隔絕，在我的範圍內，沒有人能挑戰我的自信，亦因此我只能選擇獨創一格。」

十八世紀後半葉的宮廷聚會，並不像現在的音樂會一般嚴肅。這些私人性聚的聚會，雖然有音樂，但音樂還是娛樂之用，伴以貴賓的茶點、傾談和遊戲，最好還不太吵耳，喧賓奪主。音樂方面品種雜陳，通常都包含了獨奏與聲樂曲目，但是聚會的開始，就是以一首交響曲開始。

而喜愛音樂的尼古拉斯親王，更是一位出色的弦樂好手。他喜歡演奏近似低音古提琴 (bass viol) 的巴里通琴 (baryton)，而海頓為這件樂器寫了過百首三重奏，數目比他一生寫的弦樂四重奏還要多。親王會和海頓一起演奏，關係比僱主僱員來得親密。而尼古拉斯親王對海頓提攜有嘉：1766 年，海頓獲得晉升為宮廷樂長，而且獲得可觀的薪金。

艾斯塔哈西為於艾森斯塔特 (Eisenstadt) 的宮殿，有龐大的音樂廳以供演出。現在這音樂廳保留着以往的瑰麗與氣派，並被命名為「海頓音樂廳」(Haydnsaal)。



海頓一生創作的 104 首交響曲，可說是他最重要的著作。我們現在雖稱海頓為「交響曲之父」，可是交響曲並不由他發明。海頓見證着的，

交響曲 (Symphony) 與開始一部歌劇的序曲 (Overture)，有着共同的意義，而由是起初快、慢、快三部份的意大利序曲，演變成現在我們認識，既複雜又長篇的作品。第一樂章總是快的樂章，還多數是以奏鳴曲式 (Sonata-allegro form) 建構起來，接下來的是一個慢板樂章。小步舞曲是第三樂章，而且相當工整，而最後的樂章會是以迴旋曲 (Rondo) 完結。海頓在艾斯塔哈西的年間，寫了超過 70 首交響曲，規模也漸漸地變成我們現在熟悉的結構。

不過，十八世紀的交響曲，還是一個相當活潑的曲種，有着不同的可能。尼古拉斯王子給海頓的樂隊，是最佳的實驗場。第 22 交響曲被稱為《哲學家交響曲》，我們不知這別名從何而來，但第一樂章的卻是以英國管與圓號主打的慢板。傳說海頓更會花心思為樂隊成員寫些獨奏，背後的原因是可以讓他們獲得一點打賞。

第 45 交響曲更是現在聞名的例子：王子在匈牙

利費爾托 (Fertőd) 的新宮殿樂而忘返，樂師們都掂記着家，海頓就在終曲樂章讓樂師逐個逐個離場，隱晦地告訴王子，是時候返回艾森斯塔特的主要宮殿了。

海頓作為照顧樂師的領班，有着爸爸般的脾氣。他的音樂亦一如其人，既有着「海頓爸爸」的溫文爾雅，又常有幽默一面。

1790 年，尼可拉斯親王逝世，繼任人並不喜愛音樂，隨即把整個音樂部門譴散。海頓雖被投閒置散，還是宮廷的僱員他依舊每月支薪，更可以出外闖蕩。海頓在艾斯塔哈西服務的年間，足不出戶，但名聲卻傳遍歐洲。1791 年，他被德國小提琴家兼音樂會策劃人沙羅門 (Johann Peter Salomon) 邀請到倫敦開音樂會，成為倫敦音樂界的盛事。

1791 年 5 月 16 日，倫敦的《泰晤士報》刊登了以下的音樂會廣告：「海頓先生恭請各貴族士紳，他的音樂會將於今晚舉行。」然後列舉音樂會兩大部份的曲目，樂曲種類雜陳，獨唱、合奏、協奏，什麼都有，而兩部份的音樂會，皆以兩首「大序曲」(Grand Overture) 開始。其時還稱為「大序曲」的交響曲，與宮廷

音樂會一樣，為整個晚上揭開序幕。不同的是，海頓在倫敦得到非一般的尊重。

海頓為倫敦音樂會創作的 12 首交響曲，不單是他最精巧的作品，也是古典音樂中最成功的演出。其中最著名的第 94 交響曲《驚愕交響曲》，也是在此時首演，巧妙地展示了海頓幽默的一面。在第二樂章寧靜間突然而起、令人錯愕的鼓聲，並不是為了把熟睡的貴賓們嚇醒，而是海頓想展示音樂中的新意。海頓說：「我的目的是要令大眾一嘗新意。雖然這樂曲的第一樂章的完結，已經有着不停的歡呼聲，但第二樂章突如其來的鼓聲，簡直就令觀眾着狂。『安哥！安哥！』幾乎每一個人都叫着。」

海頓筆下的驚愕，是平靜日子中的溫馨和驚喜。一踏入十九世紀，整個歐洲會被戰爭和暴動濃罩。隨着貴族失勢，音樂也隨之由宮廷走到大眾。宮廷式的典雅，來自安穩與平和。在十九世紀音樂找到的，不多是驚喜，而是驚慌。

英皇佐治三世向海頓說：「海頓先生，你寫了真多。」海頓謙虛地回應說：「是的，陛下，寫了的樂曲，比能稱上好的樂曲要多。」英皇回應說：「此言差矣。世人可不同意。」

由謙虛的出身，到成為宮廷的私人作曲家，到大眾認識的大師，海頓憑着的，是埋首苦幹。他先為宮廷服務，後為大眾寫喜愛的作品，上千首作品過後，卻沒有太多想過自己其實想要寫些什麼。直到他離開宮廷，名成利就而又積聚了相當財富之際，他終於開始專心創作於自己想要寫的音樂。

從前一口氣為人寫 12 首交響曲的海頓，在 1796 年開始創作《創世紀》。「寫此曲之前，我從未試過如此專注。我每天都跪在地上，懇求上帝給我力量完成此作品。」歷時一年半的大作，他完成之時在樂譜上寫上：「讚美上主。」

海頓人生最後的 12 年，主要寫的是聖樂，還有很多有趣的室樂作品。與宮廷關繫濃重的交響曲，完全絕跡於他的作品集中。

不論為誰人所寫，不停創作，就是作曲家的使命。1809 年 5 月 31 日，亦即是拿破崙大軍炮

轟維也納後不久，他因着久病辭世，結束了他既幸福而又成功的作曲家生涯。音樂之都維也納，也在同年 10 月，落入拿破崙手上。■

此文章的主要部份曾於 2014 年 5 月 21 日「音樂遊蹤」講座系列文章出版。

胡銘堯是活躍於香港的音樂作家、作曲家，亦是電台節目監製，曾在香港電台第四台製作及主持多個節目。他的文章廣泛在香港的報章及雜誌出版。他現於香港藝術節出任副市場總監。他活躍於網絡上的寫作及評論，主頁為 denniswu.com。

海頓重要作品

聖樂作品 Sacred Music

《創世紀》

Die Schöpfung, Hob. XXI:2

《尼爾遜彌撒曲》

Nelsonmesse, Hob. XXII:11

《季節》

Die Jahreszeiten, Hob. XXI:3

交響曲 Symphonies

降 E 大調第二十二交響曲，Hob. I:22，「哲學家」

Symphony No. 22 in E-flat, Hob. I:22, "The Philosopher"

升 F 小調第四十五交響曲，Hob. I:45，「別離」

Symphony No. 45 in F-sharp minor, "Farewell"

G 大調第九十四交響曲，Hob. I:94，「驚愕」

Symphony No. 94 in G, Hob. I:94, "Surprise"

D 大調第一零四交響曲，Hob. I:104，「倫敦」

Symphony No. 104 in D, Hob. I:104, "London"

弦樂四重奏 String Quartets

降 E 大調第三十八弦樂四重奏，作品 33/2，「笑話」

String Quartet No. 38 in E-flat, Op. 33/2, "Joke"

D 大調第四十九弦樂四重奏，作品 50/6，「青蛙」

String Quartet No. 49 in D, Op. 50/6, "The Frog"

C 大調第六十二弦樂四重奏，作品 76/3，「帝皇」

String Quartet No. 62 in C, Op. 76/3, "Emperor"

降 B 大調第六十三弦樂四重奏，作品 76/4，「日出」

String Quartet No. 63 in B-flat, Op. 76/4, "Sunrise"